

学术论评

新时期的三种图书馆学理论形态

范 并 思

一

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在新时期十年经过两次较为引人注目的变革，一次是1983年前后对原有图书馆学的批判和理念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次是1986年以来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呼声的高涨和由之形成的对理念主义的批判。然而，尽管这两次批判都以新的理论的出现而告胜，但受到批判的理论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行将消失的迹象。

如果不将图书馆学当作一个涉及图书馆学问的无所不包的拼凑体，而是将其当作一个由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方法论特征、概念框架和内在结构组成的逻辑统一体，人们就会发现，在一个概称的图书馆学内，还有许多特称的图书馆学，每种特称的图书馆学，均由其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理论形态与它种图书馆学相区别。所谓“普通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宏观图书馆学”、“微观图书馆学”，都是指这种特称的图书馆学。

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的数次变革，导致了一些截然不同的理论形态的产生。多种理论形态的交织发展，使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图景扑朔迷离，难于以简明的、众人皆可接受的历史线索把握它。显然，一种图书馆学单线地发展的图景破坏了，代之以多种图书馆学并存的局面。为了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新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并确立理论发展战略，需要构成新的概念框架。

一般说来，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存在三种不同形态的路向。第一种图书馆学研究以图书馆活动的流程或要素的理论描述

和总结为主要内容，可称为“实用图书馆学”；第二种图书馆学的基本特征是对图书馆活动或图书馆学理论的各种概念进行辨析和演绎，可称为“理念图书馆学”；第三种图书馆学尚无适当名称，其研究目的是解决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这三种图书馆学的概念，是目前认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概念的基本框架。

二

实用图书馆学是贯穿新时期十年的一种理论形态。在我国数十种图书馆学理论刊物中，只有极少的一、二种避开了这种研究倾向。十年来，关于图书馆服务手段现代化的研究，关于图书馆管理方法、规章制度和行政机制改革的研究；关于图书采访、分编、保管和流通的研究，等等，始终如一地进行。这种研究多数是描述性的，所以常有人怀疑它不是理论。这种怀疑态度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反过来又阻止着理论工作者走近它。由于研究者主要由实际工作组成，实用图书馆学更多的是解决局部的图书馆活动的合理进行问题，其解决方案大多数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经验提出的。因而在当代，它受到更多的批评，被冠以“微观图书馆学”、“馆内科学”、“经验描述”、“现象网织”等等名称。呼吁“要从图书馆学中解放出来”。

我国的实用图书馆学产生于本世纪初，这种图书馆学得益于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图书馆学传统，但也显然渗入了中国士大夫的理性直感。俞爽迷在《图书馆学通论》序言中说：“外国的图书馆学著作，关于实用的

多，关于应用的少”。所以杜定友、刘国钧有“要素说”使其光大。1957年对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批判，一度中断了实用图书馆学的发展，1957年到“史无前例”及到1977年间的图书馆学多是简单描述，因其偏爱概念辨析并习惯于附和和政治口号，且不将它划入实用图书馆学。1979年批“左”的初步胜利又使实用图书馆学抬头。北大、武大二校教材《图书馆学基础》的问世，标志着实用图书馆的全面复苏。

面对众多的批评，需要冷静地审视这种被称为“实用派”的理论形态是否就是图书馆学。早在1923年，杨昭愬在《图书馆学》中说到：“研究图书馆学的作用，简单地说有二种：（一）可以增进办理图书馆的人的能力；（二）可以增进利用图书馆的人的知识。”以后俞爽迷在《图书馆学通论》照搬杨先生这段话后更明确地说：“我们要让图书馆发达，先要明了图书馆对于图书应该怎样处理，对于阅览者应怎样指导，以及一切事业应该怎样推广，怎样改进；研究其原因，而应用于适当的方法，这种学术，就是所谓图书馆学。”当今西方的图书馆学著作，也以这种性质的最为常见。可见并非这种研究不是图书馆学，而是批评者对图书馆学理解有误。实用性研究构成图书馆学的特色，使图书馆学有别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事实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实用图书馆学这种理论形态一直是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设想一种理想的学科形态，将其它形态排斥在科学之外，这种方法，本身就不科学。

诚然，自杨昭愬至今，我国“办理”和“利用”图书馆的整体水平一直不高，而“增进”的研究又不能脱离已有水平，所以，实用图书馆学的理论层次偏低，加上科学组织不力造成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实用图书馆学的发展的确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实用图书馆学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不论如何从理论上强化实用图书馆

学，它却无法放弃这种图书馆学中特有的理论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图书馆学。

三

理念图书馆学是一种抽象化强度较高的理论形态，它是作为实用图书馆学的对立面产生的。“实用”和“理念”两种对立的称谓，在我国始见于1983年。但理念图书馆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却贯穿于1979——1986年始终。

理念图书馆源于西方的芝加哥学派，在我国特有的理论氛围中，它的形态变得全然不同于始祖。理念图书馆学不满足实用图书馆学对图书馆活动的描述和总结，希望思辨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和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质，建树全新的图书馆学。由于研究者追寻这一目的的思路不同，理念图书馆学一开始就是由两股潮流组成。

对实用图书馆学微观的，局限于图书馆范围的研究的否定，形成一种以开放为特征的理念图书馆学。不少研究者用过的“宏观图书馆学”一词，即指这种图书馆学。这种图书馆学批判原有图书馆学的封闭性，希望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图书馆活动，更本质地揭示图书馆学原理。美国的巴特勒和谢拉，德国的卡尔斯泰特、苏联的米哈依诺夫，他们的学术思想启迪着一大批热心的研究者，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说等许多走出图书馆活动的学派学说由而产生。这种研究大大拓宽了图书馆学理论空间，深化了人们对图书馆活动的认识。它们的出现可归结为“疏通了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与其它学科的信息通道，摆脱封闭性的纠缠”。从“馆内科学”走向“社会”的科学，这是理念图书馆学的主流。这股潮流始于1981年提出“知识学”，到1984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形成大潮，至今势头不衰，今天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气氛活跃，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这些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胆识，得益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

对实用图书馆学经验描述的研究方式的否定，形成一种以抽象思辩为特征的理念图书馆学。这种图书馆学试图撇开图书馆活动的表象运动形式，摆脱描述和总结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层的理性思辩，严格定义各种概念，并课以逻辑地理论框架，以此框架去认识图书馆学的本质特征。有的研究者将实用图书馆学称为“术”，而将这种理念图书馆学称为“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二种理论形态的对立。

以抽象为特征的理念对实用图书馆学是一股逆流。它过分强调理论的概念和结构对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把理论兴趣引导到图书馆学的对象、性质、任务、内容一类学科自我完成的课题和无休止的讨论上。这种理念图书馆学不是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理念派，而是一种“土特产”。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和图书馆活动的决策程序的不尽合理，影响着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研究现实问题积极性；长期以来“左”的禁锢使他们必须在概念一类问题上小心翼翼，加上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考据痴心态和中国传统文化重议论，轻调查之风，造成这样一种称为“经院式”研究的理念图书馆学，这种图书馆学发源更早，1957年对刘国钧的批判中即有它的影子。新时期十年中，它的比重一直较大。

我们将这两股潮流划入同一种图书馆学，是因为在许多研究者身上，这两种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理论观是统一的，很难完全分开。他们一方面力求摆脱实用图书馆学的封闭性，走入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一方面，他们又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津津乐道学科自我完成所需的理论概念。在许多学派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都可观察到这种现象。

理念图书馆学在1986年以前受到的批评，远不如实用图书馆学多。这并非理念图

书馆学征服了图书馆界，而是批评者停留于几个一般性的理论点，给人以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所以理论刊物无意刊载此类批评。理念图书馆学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实际工作者，他们指责这种图书馆学脱离实际，其理论不能指导图书馆活动，给人以空洞无物和故弄玄虚之感。这种批评固然不乏中肯之处，但我们认为，当前更为要紧的，还不是批评理念图书馆学，而是扶植理念图书馆学研究中哪些值得肯定的理性思辩，何况理念图书馆学中多数学派学说时间不长，框架刚刚建立，只有待其研究逐步深入后，才能有充实的理论内容来指导图书馆实践。

四

在对图书馆具体活动的描述和总结的实用图书馆学和抽象思辩的理念图书馆学之间，一直存在一个理论断层。实践经验的描述和总结不能逾越这一断层，升华为人们可以信服的理论；对图书馆学自身形态的苦苦思辩，也无法越过这一断层，形成对图书馆活动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指南。当理念图书馆学尚未形成和普及时，这一断层是隐藏着的。人们一再呼吁理论要联系实际，希望图书馆学理论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直到1985年前后理念图书馆学的理论形态逐渐明朗化，这一断层才触发人们察觉了第三种图书馆学。第三种图书馆学即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第三种图书馆学属于应用研究，但不同于实用图书馆学。它针对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活动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宏观现实问题，运用图书馆学原理和各种科学方法，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的发展趋势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当前，第三种图书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课题是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1986年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成为一股热潮。这种现象主要是由

图书馆事业的需要引起的。然而就理论本身而言，却是因为发展战略这类课题的出现，使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发展战略研究有理论深度，不限于图书馆内部，更不能说是对图书馆具体活动的简单直观的描述；发展战略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性，它的课题不但直接来自图书馆活动，也是图书馆发展急需解决的。总之，发展战略研究是一种与实用图书馆学和理念图书馆都不相同的理论形态。

第三种图书馆学以发展战略研究为当前的研究重点，但不仅包括发展战略研究。一般说，发展战略问题是宏观的，全局性的、中长期的问题，而第三种图书馆学也研究微观的、局部的、及时性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流通阅览部门开放时间是一个局部问题，但我国有的大学图书馆曾组织人力，详尽调查读者利用各书库，阅览室的分布情况，建立数学模型和利用指标，然后推算各部门最佳开放时间，对微观问题的这类应用研究，与发展战略研究是同质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组织形式决定了他们更注重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中，常见到一些“研究和开发报告”。这种研究常常是由政府、学术团体和私立的基金会业资，临时组织起研究小组，针对图书情报事业中某些亟待解决的实际课题开展的。研究结果由一人或数人执笔，形成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的选题针对性强，数据翔实，论理充分，往往直接左右国家情报制度的改革和修正。如197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社的《进入信息时代》，就是一个国家科学基金项目。这种研究，基本上可对应于我国第三种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种图书馆学需要大发展，以真正形成一种与实用图书馆学，理念图书馆学并存的理论形态。当前，发展战略一类课题在一哄而起后，有难于向纵深发展的迹象，其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的思维为旧的理论观念束缚，难于进行各种名符其实的发展战略研究。我们会见到不少这样的研究发展战略的文章，它们讨论的还是应该开展战略研究，如何开展发展战略研究，甚至还有人讨论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的定义、特性等等。这种研究似乎回到了理念图书馆的范畴，不是第三种图书馆学所指的图书馆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由此而论，第三种图书馆学声势虽大，但要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为研究者普遍接受，仍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五

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这一概念框架，是为认识当前图书馆学各种理论形态而建造的。三种形态的外延并不精确。我们也不试图将各种图书馆学研究统统划入三种图书馆学中。事实上，在同一研究者身上，甚至同一篇文章中，有时也见到掺和着不同的图书馆学说或论点，如研究具体工作的论文中大段地掺进了某个概念或某种特征的学院式讨论，究其原因，有些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明确的理论观指导，不自觉地卷入了不同学说之中；也有些是因为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新型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带有原有理论痕迹。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一框架认识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三种图书馆学外延划分不易，但它们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如下表所示，却是比较清晰的。

三种图书馆学中，理念图书馆学和其中两种图书馆学的区别很明显，不必过多说明。但实用图书馆学和第三种图书馆学因为同样被看作应用研究，较易混淆，有进一步比较的必要。

1、实用图书馆学理论是顺从图书馆工作流程纵向地展开的，无法脱离图书馆具体工作而存在；而第三种图书馆学的研究从图书馆活动的问题横向展开，可以从图书馆活

名称	实用图书馆学	理念图书馆学	第三种图书馆学
对象	图书馆工作流程	图书馆学概念	图书馆活动中的问题
方式	描述式	思辩式	论证式
目标	普及图书馆知识	探讨图书馆活动本质	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优化
结构	对象一元, 方法一元 (单一的方法研究图书馆活动)	对象多元, 方法一元 (单一的方法研究图书馆与社会)	对象一元, 方法多元 (多种方法研究图书馆活动)

动延伸到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

2、实用图书馆学的内容较稳定, 课题长年不变。分编一类课题自图书馆学产生便有, 将来也不会消失; 而第三种图书馆学的内容有较大的跳跃性, 方案论证完毕后, 课题也就完结了。

3、实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具有通用性, 总结的规律常常能够广泛指导一般图书馆活动; 而第三种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具有特指性, 方案往往是针对具体环境中的具体问题而制定的。

4、实用图书馆方法单一, 以描述为主体, 经验成分很多, 因而看上去不象通常意义的“科学研究”; 第三种图书馆学方法多种多样, 研究过程需要调查和论证, 推导结论较严格, 因而较接近“科学研究”。

六

对图书馆学概貌的认识, 曾有宏观图书馆学和微观图书馆学的划分。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划分。

上述划分方法虽比较简明清晰, 但它纯粹是从图书馆学教学或课程设置为出发点

的。这种框架, 可将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包容无遗, 却无法借以认识新时期图书馆学的全貌。例如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是一种围绕课题展开的综合性研究, 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学科划分框架很难容纳它。发展战略一类课题的兴起标志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重大改组, 应用研究进入宏观领域, 图书馆工作的研究告别“馆内科学”。这种变化, 促使我们放弃原有认识框架, 作出三种图书馆学模式的划分。

新时期形成的三种图书馆学将长期并存下去。无论是实用图书馆学的理论化或理论图书馆学的实用化却无法使各自的理论形态发生根本变化, 第三种图书馆学属于另一种科学组织方式, 更难与它种图书馆学合流。理念图书馆学大进军的1982—1984年, 它曾与实用图书馆学发生强烈碰撞。1986年理论界提出“宏观、微观并重”, 显出容忍二种图书馆学并存的反思倾向。当前在第三种图书馆学的崛起中, 同样与理念图书馆学碰撞。理论史使我们相信, 这种碰撞趋于缓和后, 三种图书馆学并存的格局就形成了。